

艺术·回眸和展望

# 吉林：舞台艺术造福百姓

本报驻吉林记者 常雅维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是吉林舞台艺术繁荣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正如吉林省文化厅厅长林君所说，2011年，吉林文艺舞台异彩纷呈，各艺术门类精品迭出，艺术创作丰富多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品尝到了文化大餐。

## 送戏下乡影响广泛

2011年7月27日，在吉林省九台市纪家镇，十里八乡上万名群众早早赶到送戏下乡活动现场，村民刘佩霞听说省里的院团送戏来了，一大早就跑了四五十里地赶来看戏。演出时，观众站在农用车上、凳子上，骑在墙上，孩子们则被大人扛在了肩膀上。

这是2011年7月27日至8月17日，吉林省文化厅举办吉林省送戏下乡文化惠民集中展示活动的一个缩影。在20天的时间里，全省各个市(州)、省直、民营院团及高校艺术团选派了12个演出队，进行送戏下乡文化惠民的集

中展示，所到之处欢声如潮。

2011年是吉林省政府组织送戏下乡的第三年，自2009年起，该活动就被纳入吉林省政府民生实事，各个文艺院团一年四季不分节假日面向全省各地乡村演出，原计划每年演出3000场，而前两年就分别达到3600场和3700场，2011年增加到4300场，政府专项补贴经费也由500万元增至750万元，直接受众达几百万人次。这种文艺演出在农民群众中最受欢迎，也是最能活跃乡村文化氛围的活动。

吉林省文化厅副厅长苏威告诉记者，2011年的送戏下乡不仅场次增加，并且使吉林省文艺院团得到了锻炼和考验，演出质量也不断提升，在送戏下乡的演出中也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院团和民间的艺术人才，推出了一批精品剧目。

## 文艺演出流光溢彩

2011年元旦前后，吉林省歌舞团打造的时尚歌舞《长白神

韵》火爆了长春，连续一周的演出场场爆满，有统计称，一场演出响起了40多次掌声。在一年时间里，《长白神韵》从长春走向北京，又走向国外。全国两会期间的汇报演出，让《长白神韵》声名鹊起。2011年11月，《长白神韵》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一炮打响。

2011年4月，受文化部派遣，吉林省交响乐团一行77人赴朝鲜参加第二十七届“四月之春”国际友好艺术节，共获得金奖三项、银奖一项，这是该乐团首次在国际乐坛获得大奖。

由吉林京演儿艺联合剧院出品，吉林动漫集团联合国内优秀演出团体共同推出的中国首部网络防沉迷动画片《网童》，于2011年3月开始，在吉林省各地演出50余场。

吉林舞台艺术通过公益和售票两种形式，让全省百姓广泛受益。75岁的李林美告诉记者，她和老伴已经多少年习惯窝在家里，现在又找回了年轻时拉手上剧院看戏的感觉。

## 精品佳作备受青睐

2011年，吉林省文艺作品更是喜获各种荣誉，继满族新城戏《洪皓》获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戏剧“孔雀奖”、京剧《孙安动本》获中国京剧艺术节整理改编剧目金奖之后，吉林省京剧院大型京剧《牛子厚》在全国各地27台优秀剧目中胜出，获得了第六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一等奖。

京剧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2011年出现了喜人的局面。据吉林省吉剧院院长杨柏森介绍，吉剧《江姐》复排后于2011年5月13日正式与观众见面，连续演出三场，观众含泪观演。为培养新人、积累剧目，吉剧院还恢复了《桃李梅》、《包公赔情》、《燕青卖线》等保留剧目的演出。神话吉剧《大布苏》获中国戏剧文化奖优秀剧目奖、优秀编剧奖、优秀导演奖、最佳表演奖等9项大奖；根据同名戏曲电影改编的吉

剧历史故事剧《贵妃还乡》参加第十二届中国戏剧节，获得剧目奖和优秀作曲奖。吉剧成为吉林人的新宠，丰富了百姓文化生活。

吉林还不断把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推出去。吉林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组织的优秀演出团队常年在国外、英国二、三线城市演出，推介中国和吉林文化。有英国观众评价，在英国只有两个地方能看到中国国旗，一个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一个就是中国吉林省的巡回演出团。

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杨廷玉告诉记者，由于现代剧目和传统剧目演出市场的繁荣发展，艺术创作和艺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吉林省政府重点扶持的文化项目，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2011年，吉林歌舞在国内品牌效应越来越大，吉剧扭转了低迷局面，京剧获得了国家级大奖，演艺产品“走出去”也取得了进一步的突破。吉林舞台艺术创作、生产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赵氏孤儿》剧照

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赵氏孤儿》将于2月3日至6日再度登台，这是该剧去年6月首演大获成功后，在短短半年内的第三轮热演。本轮演出中，著名女高音么红将加盟，与袁晨野和梁宇共铸强势阵容，展现华人歌剧的国际实力。

## 么红深情演绎公主

此番演出，女高音歌唱家么红将在剧中饰演公主一角。以强烈的舞台感染力著称的么红，出演过许多大众熟知的西洋戏。么红说：“《赵氏孤儿》是我与国家大剧院合作的第一个中国戏，这次想给大家展现一下我的‘中国功夫’。”么红感慨，在中国创作歌剧的困难非常大，而国家大剧院一直以来的努力却让人感动，因此她“非常在意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的表现”。

谈及所饰演的公主，么红认为这是个大气中见细致的人物，一定要“含着泪”。公主之死是《赵氏孤儿》整个故事的源头，同样身为母亲的么红说出了自己的理解：“因为我是个母亲，那是怎样的爱和分离，那是怎样的爱，我了解。”么红与剧中另外两位主演袁晨野、梁宇均有合作，彼此非常熟悉，此次三位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歌唱家联手演绎，《赵氏孤儿》的阵容可谓星光熠熠。

## 元宵佳节品味经典

歌剧《赵氏孤儿》中有许多深情动人的咏叹调，《孩子，我们怎么办?》、《饥饿啊，饥饿》、《雨越下越猛》、《我已无力同行》等，一首首经典唱段，让观众在欣赏歌剧艺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国家大剧院希望进一步加大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度，而且通过带有国家大剧院烙印的艺术作品，更多地展现当下国内歌剧创作的实力和水平。

经典的《摇篮曲》更是朗朗上口，很多观众在演出结束后就已经在潜意识地哼唱该曲了。据悉，该剧的音乐在新一轮演出中进行了部分改编，加入了琵琶、竹笛、唢呐等民族乐器，中国元素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

同时，国家大剧院的两团也是演出中值得关注的亮点——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在这个大戏吃重的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营造出了恢宏、悲壮的气氛；而在新任首席指挥吕嘉执棒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表现也值得期待。

笔者了解到，《赵氏孤儿》剧组在正月初五已经开始了紧张的排练。2月6日是此次四场北京演出的最后一场，恰逢元宵节，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将与北京观众共度佳节。

## 原创剧目走进香港

《赵氏孤儿》作为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是被世界艺坛看作可与《哈姆雷特》媲美的旷世经典。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赵氏孤儿》是这部经典首次被改编成为歌剧，首轮演出时即受到数十位来自世界各地歌剧院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

日前，国家大剧院已经受到香港邀请，3月将把歌剧《赵氏孤儿》搬上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的舞台。通过一批剧目的成功上演，国家大剧院希望进一步加大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度，而且通过带有国家大剧院烙印的艺术作品，更多地展现当下国内歌剧创作的实力和水平。

艺术·舞台

## 汉堡芭蕾舞团《尼金斯基》演绎“舞神”的癫狂人生

尼 尼

在激动人心的《马勒第三交响曲》之后，1月27日，德国汉堡芭蕾舞团再次为北京观众带来了一份惊喜——以20世纪传奇“舞神”尼金斯基的人生故事为题材创作的芭蕾舞剧《尼金斯基》，以独特的视角带领观众走进了这位传奇艺术家的精神世界。

尼金斯基是20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他是舞蹈界横空出世的天才，他与佳吉列夫从惺惺相惜的合作伙伴与同性情人到剑拔弩张的决裂更是扑朔迷离，并最终走向精神崩溃的悲剧命运更是将他的人生变得如同一台匪夷所思的舞台剧。

汉堡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诺伊梅尔是芭蕾界出了名的“尼金斯基迷”，他收藏所有与尼金斯基有关的东西，几乎能够开办一所博物馆。2000年，诺伊梅尔创作了舞剧《尼金斯基》，配以肖邦、舒曼、肖斯塔科维奇等名家的音乐，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波兰籍俄罗斯舞蹈家逝世50周年。

当大幕缓缓拉开，观众被带回了1919年1月19日下午5时的瑞士莫里兹苏弗莱塔酒店。这是尼金斯基最后一次公开演出，他本人将这次演出称作是“与上帝的婚礼”。在这台演出中，他表演了生命中的最后一部作品《战争》。他凝视观众近半小时，观众也像被催眠，最后他说：“我要为你们舞蹈，舞出战争带来的痛苦和死亡……你们没尽什么力来防止这场战争，所以你们对它也负责任。”整台演出便是以这最后一舞为背景。

演出并没有依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而是如同尼金斯基脑中不规则冒出的回忆一般。与哥哥妹妹共同习舞的童年；与良师益友、同性情人佳吉列夫之间的爱恨纠缠；与妻子罗莱娜的闪婚，以及由此导致的与佳吉列夫的决裂……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转折点，梦幻般在尼金斯基的脑海中重演。

当然，还有那些让他魂牵梦萦的惊世之作：《狂欢节》中的丑角，《仙女们》中的诗人，《天方夜谭》中的金奴，《玫瑰花魂》中的花仙，以及《牧神的午后》、《游戏》、《春之祭》……众多没有留下影像资料的传奇舞蹈，被一一再现，这些剧中角色与他的生活交织纠缠在一起。舞台上，尼金斯基和他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出现，共同舞蹈、相互对话，仿佛一场心灵的独白。

最后，演出仍然回到了苏弗莱塔酒店的舞厅中，芭蕾舞剧《尼金斯基》随着尼金斯基最后一支舞的结束落下了大幕。诺伊梅尔说：“这不是一部传记芭蕾，芭蕾也永远不能成为纪录片，它从根本上是一部关于灵魂、情感和感觉的传记，或许里面加入了一些特别的历史情境或者暗含想象的成分，但它绝不是一部叙事芭蕾，而是融合了一系列编舞手法，只为成就这个宏大的主题——尼金斯基！”



京剧《牛子厚》剧照

艺术·人物

## 朱亦兵：用纸盘子来盛高雅艺术

本报记者 刘 森

2011年12月31日，在这个新年音乐会扎堆上演的夜晚，北京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朱亦兵带领着他的提琴乐团也在用优美的音乐与观众迎接新年的到来。

舞台上，8位青年大提琴家演绎着时而欢快时而轻柔的舞曲，朱亦兵风趣幽默的讲解穿插其中；舞台上，观众或凝神静气细心聆听，或随着节奏热情摆动。

## “欧洲乐团第二高薪”回归国内普通教师

1月5日，严冬的北京刮着寒风。在中央音乐学院一间五六平方米并不温暖的琴房里，记者见到了朱亦兵。

狭小的琴房里堆满了朱亦兵的“宝贝”——演出自制儿童剧时自己制作的道具、各种演出海报和宣传资料、学生们和朋友们送来的礼物和零食……“最多的时候，这间屋里放过8把大提琴。”朱亦兵说，他的这些“宝贝”随时会惹怒琴房管理员阿姨，但是他只能放在这里。

朱亦兵有着一张并不“东方”的脸，因为他的外婆是瑞士人，父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他8岁开始学琴，10岁时就以大提琴独奏参加全国少年儿童“五一”文艺汇演，并开始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舞台演出了近百场。13岁，朱亦兵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当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灌制第一张独奏唱片，这是中国唱片社“文

革”后在全国发行的第一张含有西洋乐曲的唱片。1983年，17岁的他考入了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随法国当代四大演奏家之一莫里斯·南德隆学艺。

1987年，朱亦兵以大提琴一等奖成绩从巴黎高等音乐学院毕业，成为继马思聪、冼星海之后第3位获此学位的中国音乐家。两年之后，23岁的他进入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担任首席大提琴，是当时欧洲交响乐团中最年轻的首席大提琴。他选择瑞士定居，“拿着欧洲交响乐团的第二高薪”。

2003年9月，他回国探亲，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学深深触动了他，他发现，大学的教学理念和年轻人的追求之间存在极大反差。于是，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他放弃了瑞士的一切，回到祖国，从中央音乐学院一名普通教师做起。

## 把他们从笼子里拉出来

在学校，朱亦兵似乎是个异类——教学方法和理念与众不同，还常常做着一些“不该是老师做的事”。

朱亦兵喜欢《Discovery》也喜欢美食，他对于音乐和教学的比喻，也常常源于这两样。“我鼓励学生鄙视劳动。勤奋从来不是灵感的源泉。”朱亦兵解释，真正的大师当然需要勤奋的练习，但是如果告诉学生“只要勤奋就能成

功”是无耻的行为。“在自然界，按时吃饭的、不停地吃的是弱者，强者只有在不得不吃的时候才去捕猎。”

在中央音乐学院教学的几年，让朱亦兵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成为学习音乐路上最大的障碍。“艺术是要和陌生人交心，和路人共享，和不了解的人探讨情感。腼腆、谦虚在艺术表现中都是垃圾。”朱亦兵说，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太强烈，所以他只能使劲砸碎学生们那些坚硬的外壳，让他们从笼子里走出来。“他们太顽固了，根本不愿意出笼，我只能想尽办法把他们拉出来，甚至是踹出来。即便是出笼了，他们还会‘咬’我一口。”

## 演出即使只感动一个人也“回本”了

8年前，朱亦兵组织他的学生成立了朱亦兵大提琴乐团，这既是与教学相结合的艺术实践，也是朱亦兵的无奈之举。“我很想用金盘子来盛美味，但是我的实力只能先提供纸盘子。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烹饪出的都是最好的美味。”

朱亦兵为乐团挑选的曲目都是“鱼眼睛后面那块小小的肌肉”。“我演不了大歌剧，所以我就挑整部歌剧中精华的三五分钟来演奏。”除了歌剧中的片段，乐团还会演奏各种作曲家创作的好听的曲目。

8年时间，虽然没有经费，虽然有着重重的困难，朱亦兵还是带着他的大提琴乐团走过了180余所学校，演出了200余场，感动了无数的观众。

“前段时间，有个人给我在网上留言，说要来拜访我。见面之后才知道，他曾经是我的听众，这次是来跟我道一声‘谢谢’。他说，他在听音乐会时，平生第一次没有任何原因地想哭，如果不是同学们都坐在他身边，他肯定会大哭。”像这样的人和事，在8年的时间里，朱亦兵遇到了太多太多。

“一个民族，如果必须通过灾难才能懂得感动，那是可悲的。”朱亦兵说，感动是对心灵的滋润，朱亦兵说，感动是对心灵的滋润，

“我们现在缺得一塌糊涂。”

虽然朱亦兵和他的乐团感动了不少人，但是还是遭到了非议。“有人说，高雅艺术必须用金盘子来盛，用纸盘子就是寒酸。”不过中央音乐学院却用实际行动支持了朱亦兵和乐团——2011年，中央音乐学院用“211工程”师资队伍建设资金对朱亦兵大提琴乐团进行了支持，并为他们安排了当年的全国巡演。

“演出开始前，坐在台上，看到台下那些冷漠的眼神，我真的很痛心。但是当看到那些茫然的眼睛中有一星火花，我就会满足。”朱亦兵说，每场演出只要能感动一个人，他就“回本”了，即使那个人是他自己。



朱亦兵大提琴乐团演出自制儿童剧



《尼金斯基》剧照